

詩通

詩通大雅卷三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　休徵　明徵　編錄

文王

詩首全是欲儀刑文王。而揚文王之德。則第四章稜稜兩句盡之通篇反覆唱歎。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脩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而已。叮嚀鑒戒無非惕以脩德也。德脩而萬邦作孚。則天命可常。而本支其可

百世矣

首章是通詩骨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于昭于天亦其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靡故既陟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俱露出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貫昭字不時贊新字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朱註將陟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實喫緊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説一遍耳如大爾看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着上帝之左右以是何等昭着已微逗出下章亹亹精神矣陟降二字相連看

○亹亹即勉勉暗含下緝熙敬止意德不已開而不已正

是文王德顯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遍誥其
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我周正精淡之有天下者
而言惟錫于孫而并及臣庶乃見敷錫處照達命不于常
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
如此耳是隱隱諷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
儔下文翼翼猶者是也顯世要從輔佐本支來
世之不顯一章足見周之士兩句意也不顯猶後人言猷
則即指周士當日言翼翼勉敬勉即亹亹敬即敬止分明
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之可美處周楨政根此翼猷說
其帝則所云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此節不重在文王得

人之盛是聞明周士之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藎臣正是變閑語氣所謂不敢斥王也

穆穆文王二句方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穆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寔體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亹亹須以法天之德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關竅處之

孫子四句正見命侯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畢甚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乃重在商

侯服于周句、卷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含商孫而舉殷士、肆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敘、以應裸之疾言、黼冔是殷周所同、冔冠則止是殷制、形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省、故呼藎臣而勤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機、顯然在目、可懼而不可恃、永止然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念祖念厥猷、翼ゝ之祖也、而意則情ゝ殷止之祖、所謂棒東擊西、一棒打着兩家、聽者誰、不心動、豈必說是託辭以告王、王ゝ之藎臣四字一一可味

六章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來無念氣脈直捷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王之藎臣兩句語意但上文虛含自修此乃點破念之切實處耳修德只在致上做工夫註中兩自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亹亹緝熙心法天付之爲命人受之爲德實一理耳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曰自求全是責以自己努力兼得情有乃祖若祇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其子孫不宜並此矣不易與靡常相應

七章疊上言命不易保而緊〻承以保命之道只在法祖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宣昭義問總見修德配命技

功。臺〻文王令聞不已。是斷據乎。有虞句。所以決之。宜聯不須依姓卿又度字。般之所以廢與天之載也。度般之事於天豈有含其所享就其所默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雖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哉。亦如文王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大明

此詩陳戒本旨。全于首章揭出。下只歷〻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〻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配以功業。應若影響。王與章首二句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基于文之

昭事。故序云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此意亦須識得

難忱以天命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爲信不易

惟王承難忱説曰天位則非若分茅非土無以握天下之

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者。天史

之也

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〻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

一惟德之是行也只就大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王

季爲君在生文王後須斟酌

三章正言文王之私小心翼〻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此

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必〻　與人歸是直下相承事聽

見聖德之盛非必即以受方國爲受命也懷多福重在有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我能受之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連末章我商之命至恭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猶不曰何以承命配不定何以得猶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有子也初載將初生乃幼時耳合由天作家重兩在字却輕此章意脈一氣直貫到燮伐大商句

俔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爲一體則天矣而太姒配以幽閒貞靜之德體則天之妹也文定吉祥三句直遞下言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

為梁以迎之也不顯其光就以其聖德成其嘉耦自其妻祥無窮上説

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此上更着力周京不重王地只是文王在其故天于其命之耳纘女二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以為之歸故曰纘篤字全是继以君德遂迹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持安全右者啟思翌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燮伐燮字最通燮訓和其文混三火取和光之象照章首明明字及往照用介以綏萬邦意看方得其解順天命不已以畫之○此三句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两章不過發燮伐大商一

句意耳。
矣于牧野。觀商周之歸既與、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
帝臨汝二句。正衆心興起之見。　亻者武王誓師、曰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
心。而人自贊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二心如顧名義、最衆
寡、德、昧、敗、背、是、凡此等表白心事語。多係詩人鋪為、臨衆
之詞。非必實有此事。
煌煌乱乱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鷹揚、要見義氣激烈。且
欲爽大難以快人心意。不必是自戕。肆字亦是人心用奮
不足武王繼之除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故下會朝

字。然節是武王受命以撫四方的結果。然看章天作兩句。
可以反證。

緜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詩提起篇首一句總此。次第疊疊說下。而歸太王為獨
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也。初生瓞生此相應。瓜瓞之喻
足以盡之。以、為、民、意、作、骨子。
緜緜瓜瓞、只渾渾説、將發端、意在瓜之大、始于瓞比周之
盛。始于微。由文王上遡遷岐以及未遷時。其有緜緜意象。
不可依先小後大註腳、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
之微也、自土沮漆、是太王以前事、對窟于戎狄時言、故曰

初生重寄謂室之達者穴是土室之達害宮者陶復穴是
三件有民居古正是湛漆間習俗如此迨王太王猶相仍
而未改也家室能居民言色廟社官室門制在內
來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固安民之心累帶民徙意率西水
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胥宇俱有裝
發開闢而一段累也相宅精神自不可掩處處及姜女不
止是與妃同行遷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
點內助與末章推出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知作者用
意之密
周原膴膴最胥宇來並爲爲頭即是附于有素或云是

業之義者亦無可考始從地之肥美能興物此說是某。
之人使有民先意受契我龜謀之神使有神協意曰止句
然承上地美好之作余同說來集室也下四章在內
周官菫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旌契灼龜之木
凡言廼者繼事之詞也慰止左右是居民履理宜畝是授
田末二句緊頂上說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
之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
邑雖改安情如故宣者隨四而居以便田事也畝者隨居
而佃以服田業也要見備業雖移而土向如故執事執安
養之事周爰在周字而關乎自己未有宮室之計尤見一

陾陾爲民經念。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遺去、
乃召司空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冐。求使指定主廟、
其從下方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
致衆庶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只按以營建之規畫、
亦有命以先治其急者、其經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
而加以板築則來版有下而上、如承載然、古之遷徙、載主
而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雖只就廟字。而
堂寢賠務俱在其中矣、亦須知引繩縮版。非特作廟而然。
故下文百堵遝從築墻說起。猶此節之不言捄度築削也。
○陾陾盛土之人衆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謂杵聲

之相感、馮馮、謂牆聲之堅確。百堵皆興、謂西洛非一室、而群力一集、極牆亟來也、興亦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鼛鼓弗勝、有主鼓聲不能自主者、殊無援按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役事、註云、鼛者、緩也、以乃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所謂御者如時可以食則鼛鼓、時可以息則鼛鼓、皆以止之也、令民自勸工、故鼓鼛節之不止、此句只說揆度集削之時見得、皐門、是宮室之郭門、明宗在外、故曰皐、應門是宮室之正門、居中應治、故曰應、戎醜攸行、言他日有大事、擧動衆、則必宜祭于此、而後出也、門社、總要見規制一新、規模宏遠、

意、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于此社授以政、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王社有事、

此前五章、俱是脫西戎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阜生靈、肇基王跡、正所謂自脩之實、而開所由起也、肆字築承上說、但不須贅開、又重在太王脩德上、不應泥定營建祚祊、四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德業、在文之先、還須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三處岐時、繞無滲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欲順、國勢暫觀、正由世德薰蒸、以

默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銜突、跋跳、凡人氣不得伸、則必聚家而息、故曰惟其喙矣、維字、見、不暇、為、他、謀、是極形容其畏服之狀。與不殄厥慍相應。虞芮質成、聞文王德感厥失、不須蒙泉变殊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正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蹶者、如弩斯張、勢不可禦也、蹶、潰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于前、輔君道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譽、不疾而速、若置郵之傳命、則為奔奏、敵未來而折其氣、突至而折其鋒、則為禦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

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細玩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絶不提起文王之德。蓋此詩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福閎為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須推原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即如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如者。却云不要重四友。恐妨了文王地步。是何所見。

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孽小用事于外。妖艷蠱惑于內。

成何國家景象、則如此詩之言妻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棫樸

此詩重咏文德、而所云濟濟勉勉、原不露出修之實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篇既將末二章作推原人、所以那咏咏歌語脈、或不必然、不如作各開看、更有意味。

首章以新棫二字應左右二字爲典、新用之今日、趣用之他日、振光濟濟與光光相應、就容貌言、容貌即是、盛德之容貌、不必推出德來、左右趣之、就臣民歸附言、左

右字、宜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趣附影子、不可使想趨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次章濟濟、亦從言、非說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奉璋去者、辟王既執圭瓚以行亞祼、而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之亞祼也。峩峩、然奉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莊上看。宜者、宜此奉璋之儀也、有與濟濟相照意、須知重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上。不重贊美髦士。

涇舟衆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于邁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進及與和不及義同。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亦久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他者說人化則是上文人歸矣但要知此是德感自然不十分着力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

五章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說其德之不已處自有以維係總理天下而教之說話中也即朱子所謂四方皆在線索內牽着便動

旱麓

通詩只是反覆歌咏文王豈弟之德有以受福不必爲淺

四章言人言祿連首二章亦添出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參洽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德之以咏歌文德為主

旱麓然茲于棫樸君子何必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豈弟二字含有歛以外說備以和順之德自應致以和順之祥是卽干之以豈弟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喻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設中必字

鳶飛戾天二句、雖然是一作字光景、鳶魚遂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化一也、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棫樸作人不同、
清酒既載章、原與上關說、只緣系豈弟字、故傳曰承上章耳、實則狀在下章、牲酒不重、當帶德說、如云德與酒醴俱芳、牲牷並崇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看、下章言神勞、自平日言、
瑟彼章見神歆其德有素、不必待祭之日也、勞是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
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倒看、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原不專主神說、

思齋

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但不要太穿鑿。首章泥、步聖妃賢說到文王本身上。蓋叙起法也、不重、齊字媚字、並重、太齊為媚、乃不兼而婦道盡母道始基之矣、妃賢重嗣音上、徽音即思齊思媚之音、徽言百男、正以驗德之盛、亦原說到母道。○左氏、晉蔡郟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次章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感神化人、則皆主德言處是乎。日所行、默順宗公之意、非祭時也、子孫頗覆厥德、先人賊

之爲愆子孫爲駮不肖先人痛惜之爲恫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無人不化悳刑謂以身儀之感歎之間纖毫有遺即不能刑矣字義還專屬寡妻至則以叢涂言也御訓迎是相接之意人方瞻瞻下觀而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君以一國爲家故云宗邦

雝雝在宮章僅美其德之純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欲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雙言肅雍上見欲著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兩亦字上見雖雝肅肅是心體之發見者蓋未發之體渾然一極和敬不分發之則隨在各呈一極宮當和則極于和廟當敬則極

于微也、不顯是心境幽獨、處暗作天之監觀說、無射是心
與融洽處、保以如有操存言、此四句、總是純亦不已、末章
所謂無斁也、下二章通根此章說、
肆戎疾章不必推原到性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然之
德妙于無、即純是其本体。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
烈假、即指德之光輝盛大、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
不諫、要看得活、蓋聞見式。不聞亦式、諫聞入。不諫亦入。是
天然妙合者、註引性與天合、鼻証此二句。而說詩者弄詩。
上兩句牽合、益無為矣、
肆成人章、承上說來、詞雖是言純德之作人、意實是因作

人之盛。益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ゝ已成也、有造、繼務修德也、譽即德造之譽、俊又以其有德有造也、無斁指譽ゝ四句言無斁即所以成就人才、不可云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又添出一層來

皇矣

叙三王各以德爲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相連脊每上章皆泛言下方詳其事首章求民之莫一句則是全詩綱領。

○臨下有赫還未說到福善禍淫只在明上虛說下面監字究度顧宅俱含在內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說、有个主君意ゝ、雖此八句頂求民莫意說夏商當活看

不可分析蓋此時去殷已遠而紂猶未失只是失殷言夏商之失道耳不獲正是失其莫民之道究是尋覓此人度者求擇其允稱也者剎致當消字者是上帝所欲得之以安民者反覆數語總歸重在末二句作屏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啟闢是去無用而存有用須認註人物衆盛漸次開闢意非必太王自為之而一陡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將柞棫拔矣四句參看則此下可直接串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室之意見太王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

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適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貫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自太伯王季
言自物生此二賢時而纘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
矣。因心則友固是言乎自愛兄出于天性自然實亦淺事。
淺雖原處自愛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交之形迹而已
惟可受即辭乃是其心上無意無必危俞慈哉。天顯之愛
渾然流通其友乃為因心耳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
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
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是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

所謂修德。德不、出、安民外受禄以謚先言、有四方以格後言、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而能制義理之宜也、正是全德所從出不與貊音對看德無玷缺則天下自無異議矣。度心貊音俱從言不必指受禄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言其君臨岐周時、爲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耳。廉慄即無歉之意德如文王是何等光大而只爲六者之德昭昭在人所以無可亦間也。悔字反照到太。王。心。上是字法之妙孫子二字不要拆開說、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便有告戒之意故曰無然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也歆羨二字一意有歆必有羨也四字要看入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之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文王為方伯而密敢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曰篤曰對正見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此章下八句是方遣兵以遏密下章上七句纔是進兵以侵密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遏我入彼地而伐

之曰依

依字說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應上怒字看可怒而怒雖怒亦安全本無畔援歆羨來陵阿在高崗上泉池在崗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我字亦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即若屬之我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斟酌只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邇之懷有所依便是勿作朝覲

殷圖等論

不大四句即是明德總一自游而不自用之意聲者威聲色者氣焰夏者修大革者變更不大不長乃詩人圓活之詞非謂尚有些子存只是不失猶有根在只是不長也知淺正是大與長之根苗與天理自然之則衛者四不字皆脅說下意自融貫不須牽合亦不必逐注伐方要看得大崇侯助紂爲虐天下之伐也非以措己故伐之附〻稍祛之而不用言〻任其高大而不即攻也類讀來其罪于天稱稍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爲叢戾而其君者肯自新亦在赦例矣無悔謂人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

弟〻言必攻也仡〻猶頑固也伐是犇其衆肆則從兵以
伐之絶是殄其祀忽則并國而滅之也即其已也忽為之
忽曰四方指兄弟之國言

靈臺

此詩要認詩人叙述民樂語氣民樂意在贊歎上見如曰
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牣於論於樂皆羅煞樂見乎詞都
不須見出樂字

首章是一氣說話攻以庶民〻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亟
了勿亟戒于經營時而子來即在不日内非申說上文也
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

是故表以正位、予来下、須補攻成二字、方是、
兩王在宇重看有、幸、王、亦有、殿、時、之意欲伏躍ㄅ焉ㄅ於
物等光景俱就民模寫出來、
植木為虡、横者為栒、加板于栒曰業、而業上刻鋸其釆色
樅然、樅是一物、此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至貫鼓鐘鏞、則
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於倫二句一串看、於樂言、作樂、
于辟廱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池之可樂也、
疊上於倫二句、雖以起下賁、有、喇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
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以奏、必自鼓始、故開逢ㄅ而知
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賤、取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

見章共末文意

下武

上四章言武王纘先而有天下由于能繼先德末二章言後世能如武王之繼先德則可以常有天下又從先上看出於後來德之以世德作求二句爲主武王以我永纘緒似雖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質之于心實無分毫與前人背戾故詩人反覆剖破即中庸達孝之旨

首章是下三章引子下字之義緊在天句見章說武王身上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已含世德限京不止言德任要見益大其緒意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者

竊亦以爲天子于下。故曰配。配者。相當無忝之謂也。世德乃三后所以達周者。以天理踪看作求起而求之也。有家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永言配命。則無一息不與先德合矣。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繼處。非有兩層。成王孚者。謂此求德一念。有以融洽天下之精神意氣。而毫無所疑也。總由人同此理。一分着理。有何可疑。成字在武王身上說。

式本儀來。則即是式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求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而孝思則純從心上說。發攄發瘵。無非三后。而命自求配。亦不知其配亦維則。重在武王之孝可

惡則上以主愛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爲法也媚武王而奉以爲君本孝式來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孜同聽佚順德嗣服主業說而將哉二字全在通先人之術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與日月爭光上不止是光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正收結王配于京意

昭茲來許四字而截昭茲雖承上説來寔后二節之血脈宜提起重發下文句句緊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意蓋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爲人佐助者只取之武王膺以嗣服而延但在能繩之耳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

諸侯來朝則率土君公皆周昇輸故曰有佑此兩聯見武
王配京之業可以世之無窮

文王有聲

此詩適重歸民意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
武功武之文敘文之作豐徙地忙迫武之作鎬徙地慎重
無非為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說
適求二句一氣不斷以文王之心言求寧虔〻就欲民之
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也觀厥成。正急于求寧心事此便
含容民蓄衆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
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武功即指伐崇說為作邑章本

作邑、正、所以、安民、
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體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棘欲只為、武功甫、定、王、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匹欲耳。來孝、來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追是追而及之之意。不須依註下來致兩字。安民。即安所歸附之民。不就作豐之民說。
王公、安民、之、功也、功之濯、即首章聲之駿意、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奠大于此。王公所以著明于天下也。四方二句、亦根此來、收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鰥、寡類以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意、

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於永遺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依同與上則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獻、上維翰、只倚賴意維辟。便稟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淒豊邑所能容

○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當另講、辟廱乃宅鎬中一事、特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所謂講學行禮則又辟廱中實事也、四自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武王之教化也、思字重見其為心服、

考卜章繼見武王遷鎬之不苟、首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亦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在

考卜上蒸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如此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繇上遷鎬而歸
出武王之心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孫字包得遠翼
子則指成王

生民

此詩敘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異其生天欲其明
顯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篇中有
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厥初生民句所以喚起時惟后稷且慢說出后稷來只云
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嫄也禋祀串說郊禖是求嗣之

參註引芾兮衣，純兮矣，正承生男之祥，欲震夙是三晦於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之後，夙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從慎也，介止，即郊禖之地，載生二句，猶言自是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詞應

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禖之候，履帝武為造高辛之行，嚴氏以歆歆為感動之速，語皆近理，姑識之，

不拆副，即是無災害，正所謂如達總形容，滑一個易字，上帝二句，打轉上禋祀，求子意來，曰寧曰康，總見上帝安享其祭耳，居然訓徒然，只是不曾經滑生子之苦，不必言無人道，此詩人即所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嫄時則

直以為怪異耳
踈字以身遠庭有字表心也會我乎林我木者遠至而不
果實也還翼以全稷也法之使入得以收穫也畢許亦見
氣体之異
此是容貌之體格態是神采之吹鼓口食又在餇飼淺稍
長之時義字貫下四件未役成行列也此五句全要識滑
事出於無心天呈于有意。不離童稚之好已具參贊之功
○稿是天下生人之稿。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稿也。有相之
道是于天地生成所不及。有栽成輔相的道理管下七句
茀豈草正以種黄茂也方是萌中之生意而萌芭是甲內

之微萌欲吐，種累甲已拆而成芽，褎是糊附上而漸長發，則苗出土而將秀，秀則未成穗而吐華，受氣足則堅，形味全則好，以穗則皆繁而下垂，以熟則皆栗而不秕，此雖苗生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堅使然也。后稷之有功於民，具見此一章，即有邰句，雖然說酌其粒民之功，就世祀姜源意只帶言，下亦重提降種，則為聲祀事未也，意各有本，義原相貫，不必認下章纔是教民

說降嘉種，數上即有邰家室而言，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illegible]盛，而實益盆，故曰嘉種，已在黃茂中。特揣出言之，祀禮宗廟，群神享，不專指姜嫄，其事具在下

文、
誕我祀句、緊承肇祀來、或舂四句皆為備粢也、況以豫備
而肇此等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謀
是卜來祭之人、惟是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
為來合脂而焚之、使香芳易達、以求神于陽也、主內神言、以
取羝以軷、主外神言、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軷、蓋封土為山
祭之以牲、既登、乃驅車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軷、五祀行
最小。又最淺。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烈以
實薦豆、皆取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登后稷、義起之禮、
未可以刑制、一一附會耳。興嗣歲者、興起將來。使嗣茲歲

所薦之祀也。有無窮之意

末章曰就嘗日即祭祀以后稷言，亦微帶紹其祭統、說來此大祭之意、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祖德上，無罪悔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而不獲戾也。迄今猶然所以透入格天之深、此正見稷之無忝于配天、

行葦

首章原設燕之自、下言燕禮之周、行射、頌禱皆燕中事、全以戚戚兄弟二句為主、

以行葦本有生意、但懷其害，與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戚戚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

已也。說父兄耆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冀遂具遍。一正一反。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此。二戒字宜玩。正是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

舖陳物品曰筵。踏藉曰席。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禮所為更僕。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酬。學禮之次也。洗爵以示不褻。奠斝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至文耳。脾臄是嘉殽中之二物。舉以例餘也。凡歌必扣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咢。亦是舉二者以該衆音。擬

上都要點祭餘意如侍御在驟奔之後獻酢洽旅酢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爲燕私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爲淩寢之奏

四鍭既鈞從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執飲也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內又序其敬與否以論德飲之兩序賓皆是一射間事意只重在勸賓以飲不重德執上耦搢三挾一謂搢三矢于帶內而挾一矢以射也俾是矜已之長愧人之短中者徃徃有之故以序賓○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號捧觴曰賜灌賦者皆號曰撥衰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

者淺是也須知古人真要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章只是頌其壽而能修德以享之更無而層曰曾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爲獻主不同以尊之親之也酌大斗祭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引以知言翼以行言要見相與意益恐人老則知易昏行易惰故勉以交修如此壽祺壽而言也有德則日休故曰言景福即壽祺也收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醉

通詩以令終二字為主祝頌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微指尸告其實祭 意也景福昭明中晴會稱祝萬年令終即

永錫祚胤也。前二章醉酒恩。而一燕中而言也。不作和順言之昭也然後祚胤萬年耳。有融高明皆自昭明而極言之延之萬年便是令終規令有始便是有終始善則萬年可知矣嘉告在前而祭時以引以証已意嘉字正打着令字。

而觴

前須會前篇意致之父老雖不以燕飲為恐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遁後世下文令終正是萬年意景自福之亨嘉其光明威大言之昭明即景福之氣象以福昭明是人生所已有直欲進之于

靜嘉、旬邉豆中所薦之品物言、所佑考言、相徐來、以盼祭也、稱以成儀、以臣言、成儀孔時、以君言。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成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不匱者誠心終始如一也、合之是君臣一敬、父子一敬、祝爲嗣子眞通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祼獻告成之後。其誠易揭、不匱福難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相類、含下祚胤意、永錫、則含萬年意。室家之壼、雖只以所居之地深邃嚴肅言、然循玄默而迓天休、實不外此、祚胤是已然事、重在永錫。七章首句承胤、而下實言錫祚、以胤、非祚、無所指也、八章

前句承祚。而下實言錫祿。以福來、徽無所指也。詩中特字
使字須理會、祿即是天命被者、自其數錫言之。僕者、自其
依附言之。只一意。凡僕御必附于人。故以僕為附。釐爾女
士二句、重子孫上、孫子蕃衍之稱、嘏詞到此始完。要打轉
令終都。

鳧鷖

繹取尊繹前祭之意、既祭明日、復其祭食以燕尸、如復祭
也、賓尸以祭禮待尸也、與各止一向福祿說燕飲作賓厚
渾哉、寧賊為尸時敬謹不安言成、謂福來成就之也、宜是
順逆之意、為是扶持翼相意、下者福祿降于其躬也、尊以

賓侯、故曰宗于宗之福祿、就廟來時要備言、是起下之詞

重在、又承燕飲之福上、狀〻酒之美而可樂也、

假樂

全詩以顯〻令德宜民宜人二句為主、後三章皆〻與此相照應、子孫世有令德、世〻治安正王者之福也。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〻言之、宜民人、正顯〻處、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宜人照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挾有保右命三字作已、然之福者、重在自天中之以起下

天孫、意、中貴、只是常保常右常命耳、下文參々四句、威儀
四句、猶此所謂令儀、受福四句及燕目塈民、猶此所謂宜
民人而受天祿也、而天之中重于王、即在其中。
千億、不止此一世、言敬者德之聚、々則有幽深玄遠之意、
故曰發々。嚴者德之光、々則有威大宣著之意、故曰皇々。
不愆、不作聰明也、不忘、常思纘述也、有敬畏之德、自無愆
忘之失。不愆不忘、自能率由矣、此正是聖君宜王實事、下二
章則專就宜王而言。
威儀德音、俱本德說、抑々有跡顯一致言、秩々有終始不
濟意、怨惡是人主與群臣相尤之私意、此念橫于中則貲

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無此意。句能率由舊章。受福無疆。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在能綏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之綱緊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俱係于綱者。綱既張。則百官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及正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是以無事慶事。非徒不修職業。媚愛全見于不解二句。除卻領治。別無慶致。忠不解。是無逸之心法。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乳直是常見當世之休安。莫作幸今已安說。此二章總究得宜王二字。

篤公劉

匪居三章是遷事、于京二章、是營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其始、迺理以下總其終、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輯用光句。是一篇骨子。止基乃理則其中血脈。首章說公劉之厚民、全在思輯兩字、當其在戎狄中。民之瘡痍[illegible][illegible]、會無寧日、安所得輯、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匪居匪康意正為此、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場疆率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徵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從場疆出、裹糧又從積倉出、輯和入民正所以光顯國家也、此意總在啟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而實則悽之于心也矣爰方二字最可味蓋不如此冒勁不敢輕行也

二章言相國都之大勢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宣皆公劉相土而見從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邠斯館之時也間可見人情之相安亦可見邑居之不容緩陟則二句正所謂景原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何等跋履之勞淩字宜玩佩則玉瑤劍則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土時所帶者不重文事武備意○此章陟巘降原只大槩揆形勢以定都下章遊彼四句則既得所居之地而度其可以營邑居者

濟原在百泉之側遊百泉者遍觀水之色給以定原之形勢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岡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察丘之地勢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處處四顧以安身待賓旅發令攝政事分看通說公劉當時營度規模就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就勞群臣者勞其極圖安民之功也飲同姓與姓言賓者群牧之所宰者言之一處飲之食之有權然款洽意君以親異姓宗以統同姓只是一燕之間而公劉以一身爲眾臣之主耳四之字皆指臣言

東西為濶、南北為長、既景三向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議寒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泉果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同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稅法、所以足食、皆兼土田說、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耕土宜定賦稅說。○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千萬、則人亦千萬、成既千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者則為羨、公劉遷邠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

本章通、理前遷邠事、正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脈、涉渭為

然取材以作宮室也為舩所以涉渭鍛以制器服以庠蔽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迺理第四章事爰衆爰有渾衆定若授田來夾其皇澗二句正是爰衆而包有在其中夾澗而面相對而居也遡澗一面相連而居也此猶在既溥既長中芮鞫之即則度其夕陽矣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澳水之外曰鞫

泂酌

戒王之意總欲亦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蓋民本以君為父母以下為歸為怨但非有是德民何所賴此是箴規本意而拔出却似褒美

與所無源之水、猶賢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泂酌彼

茲四字宜玩、正照君民之懸隔、惟賴君之樂易、乃有簡近

下愛民的意思。民之休戚、得以相通。宛如父母。此全以德

言。不必泥強教悅安莊御為民父母、重在我、去父母乎民

上、不重民戴為父母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依堅賴

以、安息也、

卷阿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賡歌語氣發之、

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

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

人原自救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共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

矢音與篇末遂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云以微言之意揭露于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己憂盛危明等語

泮渙二句根上游歌來要見天下昇平氣象泮渙是逍遙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於休感之之休非休息也泮渙之游即是優游優游即泮休一聯下總形容心融神適一段閒散自如的光景彌爾性不是壽

孝亦不止是於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思。宜晴出修德看。全章此句俱緊屬下句說看。只是終似先王詩則吾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看者。

後章者。截向要荒俾然分明無或侵凌紊亂也。犯學即冢此說是基圖不拔意。此中就有主百神意。下主非徒為祭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稱爾字可見。第祿康謂基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

之積。此文言事長久之謂。而俱不能作爾彌爾性三句所謂俾爾彌爾性者。滑潰以自觧而已。故下文反復以賢之當用告之。

馮翼孝德、俱、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是滑無所不備、至以待用意、引、如引君當通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後所謂俾且命也為則、以德言、

顒二章、直從德説起不從臨用賢、蓋即以足上章意也。顒卬二句、亦衆、上、為則、來、顒卬、是德之外形如圭璋是德之內藴、令聞德之著也、令望、德之隅也、一人建極而天下聯之、正如衆紀之統于一綱。

鳳凰于飛兩章，承上言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效忠之思，取興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覩也。吉士吉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來，言賢之可用者無限，曰隨王用之，使有益于君民。媚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為綱也。媚庶人者，同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換筆無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發云，成乎時，達有鳳凰至。

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朝陽名二句俱作一句讀高岡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叠上言生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盛名自見不須下轉取喻萋萋全在志上與下章各開說扯作興意無謂○車庶且多見不獨可供宸遊也馬閑且馳見不獨可備法駕也待賢意未嘗明言而隱隱自見故傳着其意若曰句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託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矣詩以全詩言不多字作字省下最堪玩味言我所矢之音有數何諳

將為王之來歌。用此而迎獻之。每中心所欲言。正亦說所

欲盡也。益歎王化謳於意言之表。

民勞

此詩以相戒安民為主。而關鍵在去小人。蓋小人乃無良之人。其言險嗷。其惡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繾綣。先用詭隨誑君以益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故各章俱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各無很四句一氣直下末二句俯上不同。俱與各節首四句相照。有反覆丁寧之意。

民勞無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之。亦字正當活可字緊相呼應。京師寢林夏之中。故曰中國。惠中國以綏四方

効。派先述意蓋為治於弟、自然如此、箋曰、王。愛。京。師。之。人
明。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賊。此詩家切當時事勢無縱者
見必退、退必遠、不使厠處君側之意、所謂無良之謹危詹
之過、只是一舉復而已。柔是寬而撫之、能如相能之能是
別而習之也、能邇。即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王室之定。不
外乎此。
書言柔遠能邇、而曰難壬人、詩曰柔遠能邇、而曰謹無良、
皆有常戒懼之意、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述
遒、中、國、及、四、方、之、民、詭隨恤、是巧言利口、熒惑主聽之意。

爾勞。汝執乎日勤勞王室哉。非謂有大封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害難除。斥其二則掇之者衆。盡其類則化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一舉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棄爾勞也。總之此二句是誘掖之詞。

罔極、有怙惡不悛意、作慝橫惡于衆也、欲慎二句、直是以去小人的把柄全屬之自身。蓋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儀不慎則君子先望而去之乎。

憂泄民、憂盡寬解也、正道以紀綱法度言、以一身之操持。關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綦大。

虐反尤甚于亚賊。賊止于殘虐。虐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福國安民。故曰王欲玉女。是女當自玉也。

按

此詩爲刺貴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大率重在安民上。言天。正惕其爲民也。出話爲猶。是安民切務。尤以懐德爲本。

首章爲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文皆根此而開發之。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蓋天心以安民爲常也。出話所以宣其猶。下章所稱辭也。爲猶實出話之主。靡聖二句。正

不然不遠的病根、凡人心知清聖人。猶依傍名義以行。而不最畫悴。今其心自以爲是而任意爲之。何依據之有。故曰晉〻不實于事、建自己歡爲的念頭。亦全是虛僞也。此回向一步進步。猶之未遠。又進繼上回向來。言其未嘗須思遠慮。故天與民病若此。而尚以康聖康實之心、致不然不遠之失也。上猶字是謀畫此歡字。又在結歡上一層。同列病痛、不出此章。下釋辯釋懌。不然之反也。爾用憂懼。不遠之微也。置〻瞻〻康聖之狀也、爲夸爲毗。不重之形也。大諫直看到底

難者、歎難而不易康哉、煮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

總就民之不洽求其上是憂〻是欣喜而不知憂泄〻是
息謨而不知意群咻胡號令乃是朝臣僉謀關切廟謨罔
計而下民條以沐成者鮮訓和胡調劑賦而不拂與情得
討龍胡懽愛多而可道衆志此全是為獻僉頭指然知有
民不幾有已而群以宜之故民之洪者以合操者以定也
四矣宲晉下直接上兩歉然稱脉本胡當此天難天默時
只有此一着咻喟邇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以下二章反覆着條忞之不究善言分明畫出
靡壁管〻不實于宣情狀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
之以見我謀之當聽也

灌了、是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即上我即爾謀也、
驕了、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以驕了當灌了。使老成汲忌全
沒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
無為孝哉、是戎詞、而味道章語氣。實是貴數之。自拎以問
人曰孝當同以附和曰此。此等驕矜早蹈意態即是威儀
之迷亂。而善人見他如此。要那淩矣其誅。直如尸之無言
而已了矣。今之民。怎樣困苦。有人焉葵度其所以然。庶猶可
洽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禍亂已
咨嗟。而竟執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執意教師必須善人、
從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孝哉。到此幾徹得救言律服兩

句意、

牖民章、永上民之慈悲而言、業民惟所自主。又本次章詞、辨四句而反言之。天之牖民、能養一邊說、上之化下、則混混說、壎篪以聲相應、圭璋以形相依、取携無益、求之帝德、源而未嘗費于己以益之、皆是易之形似、多碑目極之後、源而欲辨邪俟也。不然不速。是漫主邪辨以導之。○程子曰、牖、開道之最空、晴故牖以道明。○既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

藩在垣墻之外、所以爲限也。垣在藩籬之內、所以爲衛也。屏設于門、以隔內外、所以爲蔽也。翰當讀如幹、以障土。所

以爲幹也。大人德望之重。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欺。故曰惟藩。大師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行伍軍師。故曰維垣。大邦世守封疆。奠居方岳。故曰維屏。大宗數間之舊。枝葉之蕃。是以聯合衆心。故曰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於德之意。德脩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曰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曰維城。體雖六關。意重懷德。纔俾城壞。全本懷德來。德是主偉之反。敬字不必深求。只反前憲憲泄泄蹻蹻。有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不敬也。敬不徒是虛念。有實求所以安民而回天意。及前云者。言言一出入動息而天無

與俱也。章首從天變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上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

此詩嗟嘆之神。結在殷監不遠二句。而刺王託殷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況涵。忽然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廢而詩人嗟嘆為任小人居多。

章首四句說天。即是說王。疾威二字。酷肖暴虐獷桀然然之狀。多辟即指疾威。且未嘗懟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二命字俱就人所受于天言。其命匪諶。喚下鮮克句。惟

人之話說不克終。故天之付與。亦似不可信也。蓋謂誥命其初則天何常不可信。脊下四會是絕怪歎之詞。上二句會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會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掊克者掊擊民而聚之。取其財也。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掊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謂居公卿百執事之位。在服謂任公卿百執事之事。循德即指彊禦掊克。女興是力者。好暴多欲。實為此輩之倡也。義類是變春斯民之人。多懟冤攘。俱頂強禦背談浮揚魁流言是以等兩倡為害民之言而辨悖是以濟之者。曰用詐惠對。亦見王聽信意。作咒說王身上言。蓋民不堪命而

悠哉之用此人也

炰烋二句承上章說王說炰烋是極形容其氣勢威猛如虎狼之狀也欽愍即上咀呪不明四句只一意而重言之蚤主德昏昧非特無知人之明亦無以爲取人之則故國至空虛無人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天不二字直貫下去言天未嘗使汝昏于任人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見得字汝自沉湎以致爲人迷惑爾此既愆二句是以酒湎而失儀式說二句是以酒湎而失言此四句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靡明靡晦與俾晝作夜一

意念根上句說。

如蜩螗、言不齊也、如沸羹、言不寧也、蓋國家氣象人情煩。促、騷動如此、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喪德從奸所致、而王尚不悛則無可挽之理矣。末二句、只是申上文以明必喪之意、兩京賦云、巨靈贔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有作、氣之貌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不用舊、無舊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總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析之、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

動人主卻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職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

抑

此詩前八章俱是教為人命已修德之言而悲自己把作空言於過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則德修而治入在其中矣凡如謨命言話慎興洒掃之類俱是即修為治工夫而首以威儀為德隅終于以不愆于儀為臧嘉則慎儀尤德之實託處也聽言緊關只在靡聖兩字

柳〻是自然續審知覺非如下文敬慎者在工夫一邊回
德之陽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扃有
窺也哲愚則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爲哲者多
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謹人亦有言而句
未必真有此言只是痛恨其無儀而故爲之詞耳疾字矣
字俱下得刻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徑冀之以發自警之
端
無疑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盡來覺者廓然直大之謂本
自修來道與德原非二有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
訏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全從威儀即人道艱德行

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謨即是猷、命即是告、謨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與時叢各相成、訏與定、遠與辰、字各相應、維民之則、重在上、可為法上、

興訓尚、義曰、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于政即顛覆厥德、正與上文訏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即迷亂顛覆之病根也、從惟湛樂從即叠此句、明刑指上訏謨、等意、是即先王之道、而可恃以求先人之緒者、弗念罔敷、皆從上句一直遞下、益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義、

肆宗、求上帝迷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言之弗修、天弗尚
也。如彼二句以罔夢言、戚與七句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
正上所謂訏謨遠猷。定與洒埽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
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莫作細看。惟民之章、重在我示法
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戒二句相承
說、戒之、即所以遏之也
質爾人民二句、與上章各明說質、叙成、與定、兩義、成、即所
以定也、其事不離敬、恭侯度、凡制自王朝頒于侯國者皆
是、質之謹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戒不虞非無虞也、直是
常、防其愆戾。祈見、于、禍謹之意。愼出話敬威儀、正所謂出

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愆偏主修己撫柔者粗暴之反嘉者律謹之反總承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拈出謹言一節以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閑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苟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復救之意

無易由言章終慎爾出話之意無易緊根拈字來彗無附通然言不讐就好逆說此二句總從言感應報施必然之理以引起下四句意順也是以順理而順于人心之意無朋友庶民言正所謂柔嘉之言也繩繩謂言為世法承者遵本而不敢違也以消民言淺乎者

友君子章、雖不專主敬儀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體
操容工夫上。頌之辨柔、可以不愧君子、而又曰不遐有愆、
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詭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屋
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地言、而
不愧則以心之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
顯莫覿、即未免生厭射矣。即是乎屋漏矣。
總看此四章、則白圭之玷、合無易由言節從慎爾出話一
句來。視爾友君子、合下節過從獻爾威儀一句來。子孫二
句、及下辭不爲則背訓、以謹言慎儀之效。
時爾章、是總括上文、而勸諭以必應修德之詞。賦嘉、總是

至精至密無一事不盡晷畫矣不必分析二件字止依着上文工夫使之然也止與儀亦無大別戒慎不懈一正一反以微惟德之陽意少踰于理便是僭少害于理便是賊不僭賊纔是臧嘉地位辭不爲則纔徵性辟爾爲德一句氣脉通應第二章維民之則句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必然之理不作喻說彼童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反言以決其應也實紅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木剛則折惟柔軟乃可以爲弓人尚則損惟溫恭乃可以進德溫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而純是一團和順之集也基如基址之基且渾渾說所以基德尚在其作哲人三

内內。明由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言之事即是德。順德之行者順所無之言而行之也。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温恭上體貼出來愚人反以爲不守全爲不順故耳。哲愚二字與前章相應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稱。謂偕之愚人則所以成愚人之疾也。人各有心。是重嘆愚人之遠于哲人不是推原于心之相遠

未知臧否猶未便是愚告之詳且切而猶然不知雖道是哲此其病全爲自負其哲一念。失之于盈所以遂把乎而不知也將望成于何日。虛盈則如前所云温恭〻即哲〻即順德之行矣豈不早知而早成乎民字若泛言實指武

公說此章大義。然是將前章句〻前轉。打到武公身上
昊天孔昭，還應上皇天弗尚，言我生靡樂，請我生無日非
悲憫罪于天之月不見有可遂樂也。此乃為詩者之言
夢〻是不知為善去惡乳慘〻者要其及禍亦事既耄言
没已忽然老大矣知待何膝
蕃止即修德內事以其為先王之朋刑故回肅庸用而教
求此就之意太慘即下天方二向取辟即表國之録〻之
不遠即天之不忒盍觀天所禍即是國所以興觀天所禍
即是國所以使何遠之有正打轉昊天孔昭

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

不殄心憂〻之不已也填塵也積也是悲閔積滿于中之意我矜不但說自已實望其惻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矜備

在下二章

四牡騤〻二句緣見杞役之不息有耳聞目擊無非厥苦之意亂生二句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諸侯也民百姓也燼者遭禍而後已如火滅而燼也國以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撥國家之氣運安得不

月蹇矣。
因步蹇賫四句一連說。國將殄瘁其可濟哉。以天欲困苦我民。使我君既無以自安。從又無所遷禍也。君子實維
四句重在下二句。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
人忍心胥議正所謂說者于安得有此。不須歷後世虞禍
主說屬階解猶屬王用小人以釀亂而四韓者疏詞也。○
儀禮疑主註云建立正立自定之貌。並人有疑則緋細而
結定也。使水上浮木塞水之漸疾也。雙解廉所二句言我
從兵使無有止息。今漢云行當何之從也。亦自懷然。
土字從役者之宗御也。自西徂東者周在西而出征乃在

東也、瘨瘵、謂有饑渴勞勩之苦、札瘥、謂有鋒鏑死亡之災、正見士宇之念不能自已○此上三章、只作泛詠者口氣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為謀為毖、是與十人謀之毖之故、慎于謀而遠以長亂。國且日削、告以憂恤、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是簡賢能不肯、使稱其爵之意、重在擇相上、誰能四句、言必用賢方可以止亂、若不用賢、則有日亂日削以至于亡而已矣、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如彼遡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逆風而行、則

氣吃而不得舒憂心抑鬱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賢之在
野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之意世亂已極孤
忠莫救故曰不遠使之者王使然也稼穡可以代食故曰
惟寶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者寶字以貴賤相形。
好字以安危相形畫手註能勞無患一語
厲王未戚而曰賊哉主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
引起下二句稼穡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具字卒字
可見具贅則無復有他可以自安卒荒則無復有入得以
自給也。無力念天禍國謂天禍之多亦是困極與死為鄰
雖欲念而不能之意

上章所言賢者之不得志。今爲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君用人之公較庸君役智之巽。重在下段。衆心二句、提衆心直貫下、兼其虚衷。以周諮謀度。即是考愼、考擇。又即是愼處。正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自獨伊戚。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上之人顛倒是非。使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發憤。故曰卒狂。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下文用小人根本。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譖。蓋及與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不相信。乃譖故。註謂不信。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蓋進既忌其進而構之。使不得任用。退又棄其退而構之。使不

得脫衆豈不進退兩難谷山谷也靈蹤之意進退二字竟合新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看法正爲上無明昱容此說後在朝耳

聖只通明之稱瞻言猶云攬所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之百里趁言其遠謂未形之禍衰亦了然也狂喜正是金不見禍衰之伏匪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此二句正爲瞻言百里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只樂奈畏忌此用事之愚人何耳此章之舉聖愚正如小畏言或聖或否不是以聖形愚註中我字不須泥

忍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所謂得有肺腸貪亂以亂爲貪也

猶所云貪天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趨避之路乃反貪其亂。安為之也、亦與上俾民卒狂相應（〻）

以風行有道、與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王自不猝致棄彼而用从也、作為與狂字俱自斛行上言、式字、對以字者。式穀、用善道也、是行已高潔、然動光明之意中則隱暗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共人尊向从行。與良人于事豈不逕庭哉、元如所謂忍貪罔極善背善詈。背中垢之行也、

以大風之有隊、反與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則是一路也、既非君子貽上人安得不敗善類、則然謂將从貪人之不可

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語如酒醉然矣于性昧矣而實罔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旣用其良是遁語層要詩結上旋爾亦辭之意此下三章皆托爲告蕃友之詞蓋亦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嗟爾朋友猶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明首二句意言我之作此詩如憂國運悲人窮皆原兆禍之階幾賦止說之術即不盡中于理未必無一言乎者蔭女言其可以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也國存則小人亦托在覆庇之下豈不是蔭女

末兩章是據小人之術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同極

回遹未戾、各開說、小人乃覆。則民罔極。小人用力于邪僻則民回遹。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定之期。總見民之禍無一不由小人。小人者為民不利、常善背向者、涼同不可者謂與君子為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始說非小人。說又繳君子。正見他為盜寇、非予、單、精、善、詈、言、

雲漢

全詩重為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首二句乃詩人之詞、以下皆宣王口氣、

倬彼雲漢二句、提個、旱、字為各章旱說太甚張本　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

民之真切處飢饉即是喪亂靡神不舉是求瘞祀而侈之也正周禮所謂索鬼神為荒政之一牲與玉皆薦之神者如東西牲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騂牲玉用赤璋玄璜是也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正因祀之徧舉故然寧莫我聽言不知天何故而竟莫之聽。慼然。有引訴號呼意在

蘊者陽氣之蓄積隆者陽氣之驕亢蟲蟲是暑氣熏炙不辭之狀不殄者言以次舉祀䄍繼不絕自郊徂宮謂社在其中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其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牲玉祝册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

之。凡此時修大祀、故曰宗。不充者以后稷雖配而力成不
能及也。不臨者以上帝雖能救而感格難也。寧丁我躬、言
何其不先不後適當我身而有是災耶。意者以殄之也。一
不可推根、廢祀大祀並脩而不一應。來如霆如雷、形容兢
業之狀也。先祖于摧、言身滅則宗祀亦將滅矣。以我之故
而使先祖之祀如之何不畏。此所以兢業如雷霆。
不可洞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
積應據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
之意。此句只懸虛說以起下、下背承此說去群公二句特
以引起下文重在望觀上。群公先正即首章所舉者。父母

先祖及下昊天上帝即二章所云宗社玩一忍字分明見望以恩之意胡寧是哀詞不是怨詞

山川已為焦土旱魃方且為虐是一套語非謂滌滌由魃之為虐也擇暑而不能救所以心之憂如火之薰灼不開不開我之憂也寧俾我遯以實之無可避說使果得遯逃而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災為之消耳此字寧作那得字看

黽勉畏去承上寧俾我遯來言吾係天下之重責無所委去將何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擬是自反

一科，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祀風也，祿方

登而即祭四方。農始畢而即祭土神。示不莫也。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數其宜無二字打轉。潛不知其故。○注。系宗日月星辰也。

散無友紀以倉皇救罪。而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鞫是精神之竭。疚是形容之瘁。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鞫哉疚哉。下則平敘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注不秣不以粟食馬也。弛其兵者廢弛其所掌之兵也。徹膳者進膳不供太宰也。左右布而不脩者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脩其職也。此正所謂無友紀。未盡周字之義。周是下文所謂昭假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憂之而有所聊賴也。

有嘒其星與章首昭回于天相應旱不止則民不業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庚庶正振安民說舉長以該其餘也

曷惠其寧有不容絕望又不敢期必之意

崧高

首章本申伯受封之自下六章言封謝之事末章表巳贈行之意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末章柔惠且直又立功之本也揉此萬邦二句政與維周三句相應

崧高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輔世之功生甫及申只重申伯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姜姓也要見

興我人濟美意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良翰翰藩宣是維翰中翰國以諸侯言藩者保而障之俾無相侵也方以百姓言宣者宣布王澤以及之無不被也作已然看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章本

亹亹忠勤不怠之意也王纘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以申伯先世世事故曰纘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在申伯為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堅不平命之定宅宅成則封之而使世守其功也功即屏翰藩宣之功王纘之事與世執其功兩意相屬通篇俱是詩人叙述王命之詞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

為纘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為經野遷居。述王之命耳。周謝人因其民居稠密。可以為都也。作廟重建周。勿只以作城說。下徹土而疆正界作廟宮之。徹土田以供其祿食。遷私人、以紓其內顧。是分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猶以一一申命。從為式是南邦。

箋曰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申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俶。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廟以奉先。皆舉謝功之大者。其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而牡以駕車。言鉤膺以飾為言。

洛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國四向、串境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尉全才、擇重地意、介圭即諸侯之瑞圭、上可合瑞天子、下可亦信友邦、故曰爾寶、保守中有益捍屏翰、並濟藩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國○樊曰、近、辭也、辨是語、辭、非辭王而行也、

信遊、就岐周言、惟王在岐周、故餞當在郿、誠歸、對謝邑言、還南者、又南還于鎬、然後遠謝也、曰信曰誠、見王不能合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邑勉辭去、即照下精粻、猶亦見王向嚮戀不舍、而南邦引領為之戒行久矣上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丑徹其疆是

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總是營謝時事召伯只為預其委積所從出兼身親蒞委瑣事也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入謝是自郊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周郊猶京師一帶人言女是周郊人自相謂辭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蓄宣維翰卜之也不斷三句分以親賢分看重是武全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凡柔順者多思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揉者摩其之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闡者

悵悲而頌仁。偉直而頌義也。本德來。亦大槩是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歌于工則為誦。々之詞則為詩。々之聲則為風。允碩。鋪張揚厲之大也。肆好。意味聲氣之美也。此、將帥、伯、德業所有致。原非自誇其能詩、肆訓遂。其詩既碩。則風遂好也。

烝民

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無全。僅堪鋪張揚厲。遂斐娓成此大篇。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實。在柔嘉維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

天生烝民四句、是欲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民之秉彝二句、似應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爲直截、而朱註依孟子引詩法、作兩層推原、似于無意、但于理亦無害耳、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

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爲嘉、此句貫下二句、儀以形于身言、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之主、其儀色令而無粗戾、其心小而翼翼乎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嘉可知矣、古訓二句、以知行言、脩德之工夫也、威儀是力

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是現成者而力則又能加勉也是善即是榮德發之使字根若字來此兩句從德說向業上應上章保茲天子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獎忠順救不及爲諸侯矜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內是既布而復命于王喉舌只是樞要之意敷政是行侯國之事也四方爰發欲其布政四國而四方皆發以應之也蓋王之期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

來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

必分貼上章、肅肅者付托尊嚴、責以必成之意、將命、宜渾歸說、而敷政亦在其中、與治同道為若。與亂同事為否。明之不止分別。就有勸戒、意在明于理、總統說、察于事、就纖悉上說、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差。便是保身。事一人、該得廣、重、匪、解上

此上三章總見天厚山甫而界之以德。故能盡職如此。而德之美處、尚說不盡。故下二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于凡民處。以駁前章之意。

柔則茹之章、是就德之柔加維則處、抽出言之。吐茹三字、

取給于食物而、刑戮寒之、人哉、凡看人做來。所以茲。責人做剛所以吐。不茹不吐者中德。在我不隨。人。分剛柔也、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有扶弱濟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承過來一章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

德輶如毛一句是人言、下只備之以發論、如毛者衆人能知能行之謂、民鮮克舉、氣拘物蔽也、舉者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克舉不外身而表衆、知行皆須盡物具而則亦全也、愛莫能助、正極言其舉之易、補闕句須四護天子、凡彌縫匡救啟心沃心皆是正

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全由自崇其德來。

每懷靡及。正為城彼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太吉。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以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先以有靡及之懷。然正見山甫小心翼翼。處此者多欲將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闕。肴只爲肴輕城齊。不知詩後韓城燕師所完庸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易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睐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慮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休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寵山甫亦淺矣。

式遄其歸言當早早事而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

關意。永懷，則只就二雅及玩，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曾詩所作，

韓奕

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飭之脩職，以纘戎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慶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脩職業。是欲其脩內治也。內治脩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三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纘戎祖考，只命之繼世為諸侯，無廢下，與命之脩職業不易無廢相

應。幹不庭方、又職業中之最大者。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
備、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
曰壯奕奕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爲欲言受錫。故再提
言之。非以侯服入見之說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
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後之、乃以車
馬旂服賜之、王錫句、管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
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乎、又與尋常諸侯受賜
不同。後、而旂竿所建以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金厄、以
金接轡之首如厄然、鞗革言轡之非一處、革與厄同、
顯父餞之、承王命也、酒殽皆出自天府、乘馬路車蓋常制

之風特有贈行之儀亦殊與他所重在錢故以遣至終之

燕胥言韓侯與顯父相燕樂也重君恩上

錫父為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事了不

顯其光雖承車馬實重親迎上顯者顯蹶氏之光也都了

詞採靚采以行動言靚以態度言爛其盈門承諸娣看爛

者燦韓氏之門也看迎回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從四諸

娣是從以夫人之禮亦閑著媒受命為諸侯

為韓姞相攸是因來使遍歷侯國而因為韓姞相之也次

字與下令居相應流者為川瀦者為澤魴鱮甫甫以水產

言麀鹿三向以陸產言此節雖叙韓姞歸韓之樂原以見

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鋪綵敘事，往往如此。

詩彼八句，述其世業而命以續之，終首章纘戎祖考意；末四句是命以脩職業，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意。因者，因俗為政。爲廉馴習之意，此中已有奉受北國克脩職業意乎。故王後命韓侯徒先而爲之伯也。百蠻追貊北國總是北邊荒服之地，實墉四句蒙王錫爲衲來，墉壑以國疆圉，畝藉以脩田賦，貢掛以度歲事，時世職所當爲。亦見韓處邊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久，徒有名而無實矣。赤豹黃羆以度言，或謂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此國，照百蠻各有土俗，其不可以墉壑畝

籍。遂今尚然。惟貢獻可通行耳。幹不庭方之法。不離有搢紳叢中。不在務好遠略。

江漢

此詩作于成功褒賞之後、有君臣、交泰、之意、前三章、敘經營理事、下敘褒賞事、以召公、是祝為主、寵錫祝頌。俱本似召公意來。

首章一言順流而下、一言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敘之。徐州有夷、在淮北、楊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向之路、故首以江漢為言、匪安匪舒、是言人心踴躍如此、求者不得其渠魁也、

經營無略擣際處。推陷廓清語、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所、循、淮夷、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方王國關照可見。告成、露布以告也、王國、是言京師、四方平而王國定。外辯故內寧也。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不須只重王心。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策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皆述王命疆理之意。蓋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關土而隨布以徵法也。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就療疾來越說極枉頭也、是一定而不可易之意、來、字、在、王、心

上，乃疆理，正徹疆土之事，辟地至南海。行徹亦至于南海見召公所以承王命者。來旬來宣，是詩人叙詞，來旬，謂綿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叙之，為下文褒賞地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以為文武楨榦，而其績方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此以忠孝勉之，末則以旌報歆之也，

釐爾圭瓚四句，正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總是將策命之意，檃栝成文，圭瓚秬鬯之錫，特諭其秩數寵之以禮，故王自尊之，山川土田受之先祖，非後王所得私，故必告

先王而錫之于周受命亦只是錫與之長于策書者受于
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到彼始受也有召祖命全爲欲揚
其世功故曰寵異虎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蓋受策命于
岐周時也
六章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蓋召虎于岐周拜受策
命來之以告家廟後拜稽首以揚天命于祖考之前也對
是承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揚是張皇之義
作廟器而勒策命于上則衣章與舄奕並垂不朽故謂之
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天子萬壽亦是勒之策命後者明
明二句重在不已速下二句作一串說蓋矢文德以洽四

國乃用之所以不已也此詩似寵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
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
事因以爲戒然

此詩專美天子自將之功故末章反覆歸功天子而推本
于允塞上有美不忘規意

首是命大臣以治軍事赫赫明明之道既命上見此親命也
係居鄉士祖爲南仲官無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整六
師以兵數言循我戎以兵政言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
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南國淮

南諸國也徐州乃淮北之夷徐州之夷南侵則諸國為之
不安故云然
次命司馬以副兵事此內史掌王策命方右以下皆策內
之辭程析內邑伯其爵休父其字也戒謂告戒陳師鞠旅
是也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
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
辜也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還延不還高原下隰平地為
三農皆循淮浦之農也恐將驚而侵敵則曰既發既戒恐
師恐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之師也
三言王師在道時事赫赫言威靈光顯業業言氣勢昌盛

即所謂有嚴蓋為天子奮起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若此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斜緊亦不失之敖遊也徐方騷騷四句反覆極言驚畏之狀四言陳兵徐土時事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采奮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如虎之自怒其怒出于忠憤非必激之而怒也鋪言其衆之集設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然以淮夷竊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總至其地而遂截然不可犯即無失我陵四句意五言征伐時事王旅嘽嘽是總冒緜捷如飛翰衆多如江

漢蘇翁如山動闕如流前後相襲則觧々然左右相摭則翼々然機深則難測勢强則難勝王師之舉全如此濯征徐國有一來而蕩平意

末章推開了前面自將一段威靈而只于王猶上歸功王猶本乎日側身修行内脩外攘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就心服上就皆信實之誠孚之使然也四方三句只說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半截來庭稽首而稱臣也不回革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就徐夷說王曰還歸止應前南國三農之

晴印

此詩說幽王之亂形。盡于蟊賊罪罟。

哲夫成城、引起哲婦之傾城也、懿即歎哲言、比于梟鴟獸、惡之也、上以蟊賊斥小人。已彼奄寺在內。言婦而并指出寺、謂侍宮、枚以爲奸者莫寺若也。重在婦一邊。屬階與首章頭屬相應。

鞫、如鞫獄之鞫。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忮害是鞫人之根。而忒即僭始竟背之根。伊胡爲慝。正是忮忒之常態、如賈如字作假如之如看不作喻說、休其蚕績、正以干與公事也、書所謂牝雞之晨。

何以刺、言何爲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不以天棄

罵王也，設爲諸聞，令王自君，不必猶出其故。是時犬戎之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險類也。中國用婦人之言，即夷狄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刺與不富，弔者，恐懼閔恤之意也。罔色而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惟予胥忌來。殄如脈絕，瘁如病危，卑承人亡說。優者紛至薦瘵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所言降罔，與根上章末二句來。罔訓作罟，應前章罪罟。人之所以云亡也。與下篇天降罪罟一例。卒自今矣，言紛進衰殘時，心已先憂了。不自我先二句，依起帶下說。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爲，而遠色爲本。式救爾後，

遷幽王之將來與其子猶說

召旻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通詩總是刺王之不用賢而用小人以致壓罔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賢人

饑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往者散而之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意居以中國言圉以邊陲言無一處而不空虛也俱承饑饉來

天降罪罟責下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輩罹饑善良使手足無措其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

歸咎之詞曰蟊賊、曰昏椓、曰潰潰回遹、總是醜詆此一流人。不須以椓長爲奄宦。禾稼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疽之潰爛也。昏椓靡共、謂心志昏亂椓喪、不思共其職業、靖與作爭靖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幽王致亂之由、盡在此二章。皐皐訓頑慢、頑不知道、慢不共職也、而如彼歲旱、疊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蓋爲蟊賊昏椓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是以生意蕭索如此、民爲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九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爲潰亂、春秋傳曰、

國亂曰潰、邑亂曰散。

時、以體言、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處之甚也、且根我相此邦説胡不自替、是因其怙寵而惡之々詞、恍恍憂悦而無情緒之意也、

池之竭矣四句、言小人明々以階天下之亂。而當時之人、曾未有識此者、此所以從滋甚而其禍且遍及于民也、憂之弘、氣害之溥來、其害既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災我躬、註而憂之曰、是説詠者之詞、

辟國蹙國、俱以國勢言、日字百里字、則甚言之之也、不尚有舊、猶弗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無限。